

SHANBEI MINQI
DIAOCHA

一本敢于讲述真话的书

一本为当代民企鼓呼的书

陕北民企调查



党治国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陕北民企调查

党治国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陕北民企调查/党治国 著.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05. 2

(林邑文集 刘广明主编)

ISBN 7-80208-151-3

I. 陕… II. 党… III. 调查—中国—当代 IV. 1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5) 第011027号

书 名: 陕北民企调查
作 者: 党治国
出 版: 人民日报出版社
发 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发行部
地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100733)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靳建疆
印 刷: 北京市南召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190千字
印 张: 9
印 数: 0001-3000
版 次: 2005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80208-151-3/G·094
定 价: 21.00元

前 言

我和我的朋友、采访助手安保林，坐在从延安到靖边的汽车上，闷等、颠簸了五个多小时，2004年8月31日晚上9点多，到达了凉气逼人的靖边县城。接待我们的贺建军、张启峰，热情的态度和表面的喜悦掩饰不住心中的隐忧。吃饭的时候他们终于说：“中央电视台又在说政府抢夺油井的好话了。”我说：“好话，坏话，都要让人家说。关键是，说的是不是事实？”贺建军愤愤地说：“什么事实！都是放屁，说假话！”我安慰他们说：“现在不同于‘文化大革命’那时了。那时是只有一个声音，谁敢发出不同的声音就抓起来。只要不同的声音能够出来，一本说真话的书可以打败1000本说假话的书。”我从不相信“谎言重复一千遍就能变成真理”的谬论邪说。

我之所以来到这个陕西省边远的县城，完全是机遇使然，或者说是命运的安排。四五月份，当陈桂棣夫妇的《中国农民调查》已在全国畅销，官方的冷遇又将它加温到火爆程度时，广州的好友苏娅女士打来电话说：“你应该写一本《中国民营企业调查》，这题材最适合你了。不要再浪费时间写那些发表不了的文章了！”过了一段时间，西安又有一位好心的女士打电话撺掇说：“看了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没有？一本难

得的好书，听说也禁了。你何不也写一本类似的回忆集子呢？你的经历是那么丰富，文笔也不错。”

对于这两位朋友的良言美意，我却是尊敬不能从命。前者是因为精力不济，后者则除了自知水平“有限”，更有令人焦心的现实总使我安不下心来。

今年8月20日，我到北京参加了一个“依法行政学习研讨会”。这次会议以去年发生在陕西省延安市和榆林市的政府抢夺民营石油企业资产事件为典型案例，展开了热烈的讨论。我在会上作了题为《徘徊在十字路口的中国政府》的发言。

会后，我决定到陕北地方作一次调查，主要还不是出自义愤，而是认为，陕北民营石油企业，就是中国所有民营企业的命运在不同程度上的缩影，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现时中国市场经济与计划经营济、改革与反改革、保护私人财产与侵犯私人财产、法律与长官意志、真理与权力的较量，斗争的焦点都集中在陕北油田事件上，可谓“决战在陕北油田”。

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种说法，叫做“天理，国法，人情。”认为这三者是统一的。《易经》说：“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更有其非常深刻的道理。就是说，通过穷究天地的道理，尽知人类的本性，才能认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把握社会和人生命运的变化。在陪审制度的法庭上，陪审员都不是法律专家。他们就凭着天理和人性来判断一个人有罪还是无罪，一件事合法还是非法。

中国传统文化的致命弱点就是理论思维欠缺，2000多年的历史循环和100年来的是非反复，使我们民族吃尽了苦头，历尽了劫波。我们不是不讲理，而是我们的文化资源中没有多少理可以使我们畅言横议，用作批判过去、开拓未来的武器。一个缺乏理论思维的民族是没有前途的。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

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但是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而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我们现在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提出“以人为本”这个大大前进了一步的口号，重温马克思这段名言，应当是深有启发的。

关于陕北的民营石油企业被当地政府强行没收的法律评判，自有以朱久虎为首席的律师团详尽评说。在下只是从天理、人情方面做一些调查研究，把并非法律专家的广大读者尊为最有发言权的陪审员，提供一些基本的事实和思路。

我相信这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不虚此行，一定可以写出一本有价值的书。

本书的文体为作者1988年独创，是带有理论色彩的调查报告，称作“报告理论”。以事实为主线，但是理论分析优于文学描写，而与“报告文学”相伯仲。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青阳岔	(1)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1)
老年人像年轻人一样愤怒	(3)
石秀成的名言：“一百个人测产也不行！”	(13)
“到底谁偷了谁的税？”	(19)
诉不尽的冤情，说不完的悲苦	(23)
第二章 逼上梁山	(33)
任光明	(33)
张绥林	(40)
王 安	(47)
第三章 陕北油田	(57)
康世恩和陕北油田	(57)
县石油钻采公司成为“僵尸”企业	(60)
能踢善打的民营石油公司	(64)
借口可以有許多，目的只有一个	(72)
第四章 统万城	(79)

赫连勃勃的遗迹梦痕·····	(79)
体改委主任的无奈和个人转轨·····	(82)
“民无信不立”：政府不讲信用，就没有合法性·····	(93)
陕北地方政府的改制循环图·····	(96)
政府占有和计划经济是腐败根源·····	(100)
通吃没商量·····	(106)
第五章 陕北油田的启示·····	(111)
从靖边到定边·····	(111)
“华人与犬不得入内？”·····	(118)
中国的企业家是怎样炼成的？（上）·····	(125)
中国的企业家是怎样炼成的？（下）·····	(133)
第六章 “小民从来不可侮”·····	(139)
第七章 向所有制的深处继续掘进·····	(162)
谁的石油，谁的土地？·····	(163)
公共所有和个人所有·····	(169)
三级所有制，私有为基础·····	(172)
放开手就是平地·····	(177)
政府所有制的悖谬和私有制的歧途·····	(181)
结论·····	(186)
第八章 坚信法律的朱久虎律师·····	(188)
第九章 “打压”出来的维权代表·····	(207)
附录一：山穷水尽，出路何在？·····党治国	(238)
附录二、中国市场经济论坛（第73次）	
依法行政学习研讨会大会发言摘录·····	(244)
于光远：陕北石油案是我国是否遵循宪法的试金石	
·····	(244)

何 伟：陕北油田问题关系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	(244)
江 平：地方政府违宪违法的三个问题.....	(245)
孙琬仲：陕北油田事件的激化在于地方违法行政	(249)
杜钢建：官抢民财 法理不容.....	(252)
巫昌桢：陕北油田事件的法律意义和引发的思考	(254)
张曙光：必须防止政府进行变相的所有制歧视.....	(258)
谢家道：陕北油田事件给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帮了倒忙	(260)
顾海兵：我的几点看法.....	(262)
朱厚泽：谨防国家权力对社会利益的侵犯.....	(263)
管益忻：民营企业是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	(264)
袁钢明：产业政策不应该歧视民营经济.....	(265)
冒天启：尽快制定石油发展战略，强力保护公民财产权	(266)
曹守晔：我的两个问题.....	(268)
晏智杰：我的几点感受和意见.....	(270)
附录三：郭海燕：陕北某些地方政府到底还要走多远？ 油田六万投资农民究竟何处讨公道？	(272)

第一章 青阳岔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

青阳岔由繁荣迅速走向萧条，只有1986年苏联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故可以与之相比。当86岁高龄的美国石油企业家哈默先生乘专机经过切尔诺贝利上空时，俯视大地，农家院落里搭在绳子上的衣服仍一如昨日般地历历在目，只是人去楼空，上千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看不到人烟，连动物的踪影也难得一见。人们连同他们能够携带的动物，都远远逃到核辐射侵袭不到的安全地方去了。

2004年9月13日，我和我的采访助手安保林、赵芸芸在热心的李文杰陪同下，冒雨从靖边县城乘中巴直奔青阳岔。由于下雨和修路，一个半小时的路程走了四个小时。青阳岔那边接待的朋友早就着急了，一次次地打电话催问。终于听到李文杰通过手机给对方说：“快到了。住在什么地方？西北大酒店？我们就直接到西北大酒店先安顿下来？”安保林说：“住个普通的旅馆或招待所就行了，不用住那么好。”李文杰用不容分辩的语气说：“你们就不用管了。”

在濛濛的雨色中下了车，到了临街的一座三层楼前。举头

望见一副“北大酒店”的招牌，在秋雨中显得那么孤寂落寞。原来“西北大酒店”那个“西”字已经脱落，酒店的主人分明也已无心照管。

熟门熟路的李文杰领我们直上二楼。登记室的门锁着，隔着窗玻璃向里张望，只见房中乱堆着破旧的落满灰尘的家具，却没有半个人影。李文杰拨手机叫来了一位50来岁的敦敦实实的汉子，通名之后，知道他就是石秀成。石秀成喊了两嗓子，楼道里无人应答。转身下楼，不一会上来一位30多岁的中年妇女。跟在后面的石秀成说：“怎么连一个服务员也没有，老板娘自己来开门？”“用不着服务员了。过去一天住一百多人，现在几天才来一拨旅客。谁能想到政府会收回油井呢？”

放下行李，石秀成招呼我们去“喜来顺饭庄”用餐。李文杰说：“这是青阳岔最好的饭庄了。”安保林未免又谦让一番。不由分说，一行五人“如入无人之境”地拥入喜来顺。石秀成大声问：“有包间没有？”只见一个十七八岁腼腆的女孩子出来说：“有。你们随便到哪个屋里都行。”原来除了我们几个，再没有另外的客人。和“西北大酒店”一样，饭庄辞退了所有的厨师和服务员，由老板娘亲自掌勺，停了学的女儿暂且充当服务员。昔日顾客盈门，今日冷冷清清，说不得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等我们点罢菜，老板娘才挎着篮子出去采购。只有一个火，加上手艺不熟练，四个菜竟用了一个半小时才上齐；边吃边上，倒也不显得杯盘狼藉。上菜中，老板娘免不了对政府“收回”油井的“革命行动”再三埋怨：“要不是饭店是自己的地方，早就赔的不像啥了。”

陕北民营企业的油井共有4500多口，靖边县占了三分之一。正是民营石油企业，使靖边县的财政收入从每年几百万元

上升到三亿多元，从贫困县变为富裕县。而青阳岔的油井数量，又占了靖边县的一多半，其热闹繁华可想而知。青阳岔被称作陕北的“小香港”，从各省市来的生意人、投资者、打工的，络绎不绝。而青阳岔的“今天”似乎正展示着靖边以及整个陕北的明天。怪不得定边县的白云虎说：“如果政府不抢走老百姓的油井，用不了五年，我们就和南方一样了。”但是政府“收回”了别人的而不是自己的油井，“小香港”转眼之间就变成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凄凉世界。许多商店都已人去屋空，恹恹地开张着的几家，也是门前冷落，苟延残喘。

陕北的“小香港”骤然之间变成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但不是由于核泄漏，而是由于极左路线毒素的泄漏。这种极左路线毒素的“泄漏”，其危害性比之核泄漏有过之而无不及。它不但会危害人的生命，而且会拉历史的倒车，使千百万人民陷入贫困灾难的绝境。但是从另一面来说，正是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泄露事故，导致了原苏联政治的公开化和集权专制制度的解体，坏事的极点转化成了好事的开端。陕北极左路线毒素泄露的坏事，未必不会促进中国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文明的进程。

我一路遐想着回到“西北大酒店”，早已有人在等着我们了。令我惊奇的是，七十多岁的老人竟占了大多数。

老年人像年轻人一样愤怒

老年人本应都是出离了愤怒、安度晚年的和气寿星，但是在青阳岔，我们却看到老年人愤怒得像年轻人；小孩子严肃得像老人；而年轻人则像爆发前的火山那样沉默着。

史志胜。

史志胜是一位72岁的老人，1952年入党，在合作化时期当了20多年的大队支书。说起这些糟心的事情他不能抑制自己的怒气。

“胡宗南1947年进攻时，我还记得。市政府、市长带领一千多人的公检法来收油井时，和胡宗南一模样样的。井上的照井工人把面都下到锅里了，就是不准吃，强行把照井工人赶下山。自建国以来，这是共产党最恶劣的一次。只能说这是陕西榆林的共产党，不是指全国共产党。我知道共产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政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买卖要公平。他们把我们的房子、灶具、被褥，所有的东西一满拿走了，一分钱也不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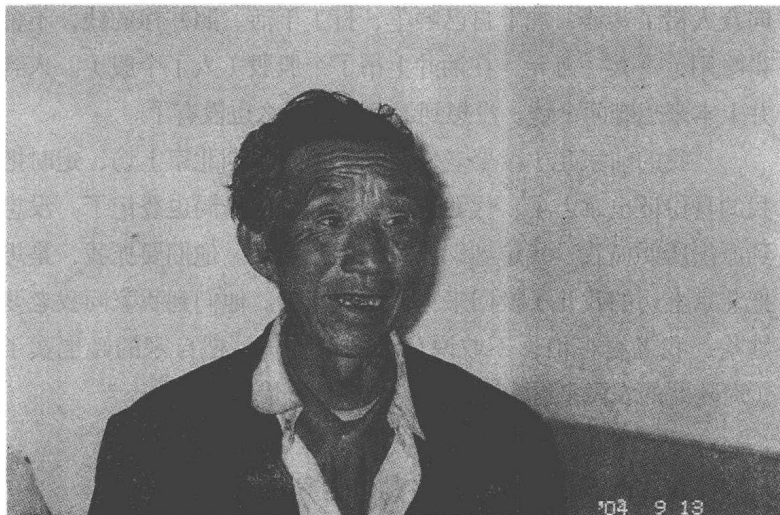
“油井是抢也罢，收也罢，咱先不说。个人的房子、灶具、家俱，所有财物一概不给钱。



史志胜：“胡宗南1947年进攻时，我还记得。市政府、市长带领一千多人的公检法来收油井时，和胡宗南一模样样的。”

“青阳岔抓了任子明，75岁，贾俊海，76岁，都是老党员。因为看不惯，说了几句公道话，坐了半个月禁闭，每人罚款5000元。2003年6月21日，地区有文件呢：（纪委）紧急通知，党员不许出门，不许上访，每个大队支部都紧急通知。

“共产党最讲实事求是。政府你做的对为什么怕党员、群众上访呢？咱们这都是群众老百姓，你为什么带上公、检、法，黑杂杂地一大片，抓了这么多人。我能记得胡宗南1947年进攻陕北的时候，青阳岔连一个人也没有抓。可是咱们共产党的公检法，光黄家湾和青阳岔就抓了8个人。在毛主席手上的干部都看不惯。你是抢呢？还是收呢？开始时纯粹无代价地抢，后来看不对头，才胡乱补一点。环保局，个人打井时，随时来查看，谁也不敢漏一点污水。油井收走后，污水乱排，环保局不来了，污水把树都闹死了（毒死了），这么粗（用手比划着



贺万怀：“派出所到我家问我老婆姓啥，我老婆害怕，不敢说自己的家姓贺，把自家的姓也卖了。”

有一尺多粗)的树,也没人管,不信你们可以去看看!这个地方是毛主席呆过的老革命根据地(1947年8月,胡宗南进攻延安时,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在青阳岔住了12天),老百姓对共产党可有感情了。去年这个事可叫人对共产党失望,这个就是硬抢呢么!

“去年收井时,我们23户人90几个股民,有产2吨的井,按600公斤兑付;产1.1吨的,按200公斤兑付;产6.8吨的,按2.3吨兑付。总关口的两口井没见油,就赔了200万元。可老百姓的干井,人家二分钱也不给。家里存的豆子、女娃娃的彩礼钱、卖牛羊的钱,一伙都入进去了。”

贺万怀, 69岁, 44年党龄的老党员。

“我是靖边县半沟人,我们那里没有油井,也没有扶贫费。向众人借了些钱,加上自己喂羊、打工干活、照井挣的钱,不舍得吃用,一共一万元,在油井上吊了个股股(入了个股)。人到井上本来想赚两个钱。没想到最后赔的什么也没有了。

“我的前家儿(续娶老伴带来的儿子)到北京上访,走时把我的身份证也拿上了,代我上访,在北京信访局也登记了。没想到派出所要抓我,我跑到别人家躲了三四天。他们要抓我,是想把北京上访的我儿子换回来(人质政策)。他们到我家问我老婆姓啥,我老婆害怕,不敢说自己的家姓贺,把自家的姓也卖了(对陕北的农民来说,‘卖姓’是一件凄惨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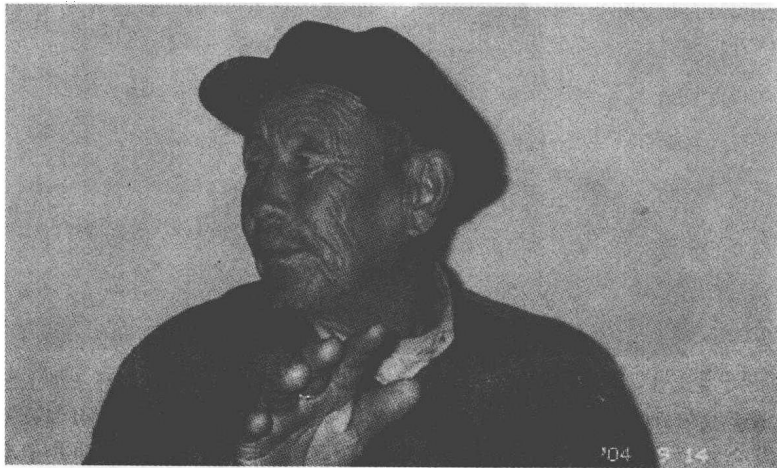
贾俊海, 75岁, 51年党龄的老党员。

“我看(真正的)共产党不是这个样。打井是红头文件发下批准的,又反过来收走。去年我坐了半个月禁闭。我坐在家

里，糊里糊涂就被人抓走了。我看这政府是麻靡（混帐不明事理之意），不讲道理。共产党现在完全倒闭了，中国（地方政府）变成土匪了。国民党也不是这个样子。我实在看不惯。我盘算是底下不正路。现在看来从中央到底下一满坏了。

“入党自愿，出党自愿。我犯什么错误坐禁闭？他们什么屁也不放，就这么个抓人。我这两天又想上靖边坐禁闭，找他县长论理。凭什么还要交150元伙食费？”

李白留下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郑板桥的书法名言：“聪明难，糊涂难，由聪明转入糊涂更难。”但是对中国人，特别是对于当官的中国人，最难的莫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不幸的是，个人品质和知识方面的所有进步，都是通过承认并纠正自己的错误获得的，不承认自己错误的个人和组织，必定在进步的道路上停滞不前。省、市政府对这些无故被抓被关的老人，首先应该承认错误，公开赔礼道歉。特别是省



贾俊海：“我这两天又想上靖边坐禁闭，找他县长论理。”

政府的主要领导，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你没有责任，为什么不责成市、县政府的负责人作检讨？如果责任在自己身上，更应该勇于承担。这次陕北油田事件，不光是侵犯私人财产权的问题，还有严重侵犯人身权的问题。现在中央确立了“以人为本”的原则，因此，应把纠正侵犯人权这个明显而又简单的错误放在首位。读者在后面将会看到，私人财产权是人权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许多失去了财产权的农民和投资者，生存权便因此失去了保障。没有财产权，就没有生存权，所谓人权就是一句空话。

王占业，71岁，青阳岔总关口村村民。

“我一个井入了3万元，打了两个干井。第三口井又入了



王占业：“收井时，人家公家派人来，说是做个收井的假样子给上面看。我们好吃好喝招待他们，又是杀羊，又是割肉，把青阳岔的肉都买光了。谁知他们很快变脸，把我们照井的人赶下井场，把我们的油井夺走了。”